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大事記講義卷一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錄監生臣施　華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五

宋大事記講義

史評類

提要

臣等謹案宋大事記講義二十三卷宋呂中撰中字時可晉江人淳祐中進士官國子監丞兼崇政殿說書徙肇慶教授具書卷一論三篇卷二卷三紀宋太祖事卷四卷五記太宗事而卷五今缺卷六至卷七記真宗事卷

八至卷十二記仁宗事卷十三記英宗事卷十四至十七記神宗事卷十八至二十記哲宗事卷二十一至二十二記徽宗事卷二十三記欽宗事事以類敘間加論斷凡政事制度及百官賢否俱載於編論中所議選舉資格及茶鹽改制諸條頗切宋時稗政又所載銓選之罷常參任子之多裁汰三司之有二司稅茶之易芻糧皆宋史各志及馬端臨文

獻通考所未備者至朋黨諸人事實及議新法諸人辨論亦與宋史列傳多有異同並足資史學之參證前有興國軍教授劉實甫序謂水心以其師講貫之素發明我朝聖君賢相之心則是書乃中平日講論稿本葉適等為之編次云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宋大事記講義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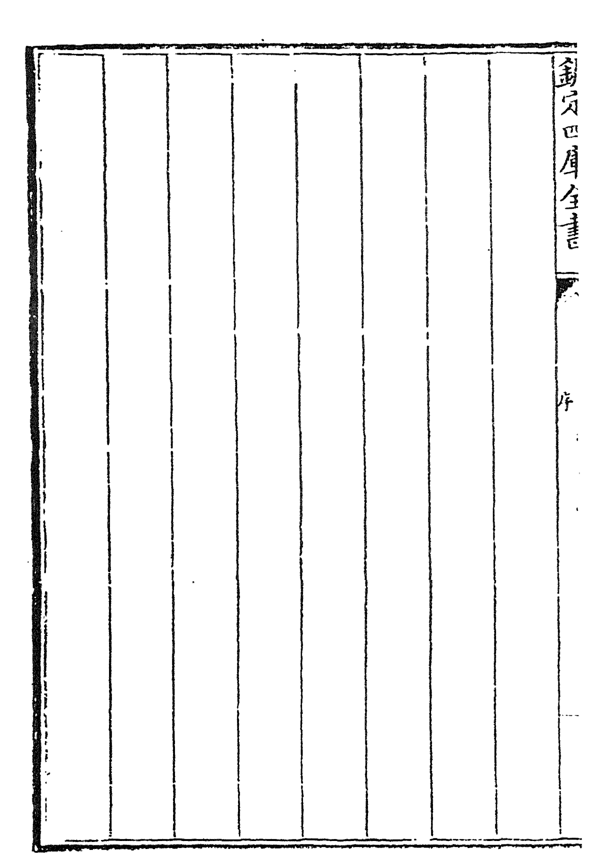
予頃遊膠庠有同舍示一編書曰此止齋水心之徒以其師講貫之素發明我朝聖君賢相之心所以措之事業垂億萬年無疆之休者具槩可見也是書年以記大事一朝之事類之隨朝分類隨事通釋考求源委顯微闡幽言近而指遠也大抵論朝廷必歸之君心論官僚必歸之宰輔論良法必歸於美意敵國外患必歸於自治其國食其實者審其根酌其流者㴑其源也至於論

治體之寛嚴謂建隆尚嚴也自李文靖焚四方利害之言所以積而為慶歷嘉祐之緩勢仁祖尚寛也自范文正公天章閣一疏不行所以激而為熙豐之急政且謂王荆公之變法即范文正公之遺意文正主於立國荆公主於利國使文正之説遍行則荆公之口可塞惟文正公之言不遍行於慶歷故荆公之學乃遍用於熙豐神宗鋭然有為之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此世道升降之會也至於祈天永命保民長世之基則以祖宗

之仁意常在於紀綱整肅之中而紀綱不出於仁意流
行之外故治體似寬柔而實凝制度似煩密而實正國
勢似緩弱而實久雖中更新法之毒亂兵革之憑陵權
奸之剝喪貪酷之奪攘敢於怨吏而不忍讐吾君敢於
籲天而不忍叛吾國於是天心之仁愛亦睠睠而不忍
釋實甫斂衣端誦纔竟藝祖皇帝一編已屢掩卷而三
嘆也嗟夫厭亂之民思治玩治之民思亂排患難之膠
轕者以安為危不期於質樸而自不能不淳也習太平

之見聞者以危為安不期於奢麗而自不能不薄也思治而一於質樸者聖人出而萬物覩矣思亂而競於奢麗者雖聖人亦必百倍其功而後可挽也然則藝祖皇帝之闔闢造化所以使人人一心事事一寔者何其盛哉夫當世道之極變而通之惟卓然思所以更新者靡一事一物之可因仍也故世世非承平不得以承平之事為比夸言慶歷元祐於非慶歷元祐之世者非愚則諛抑又嘗拜觀藝祖皇帝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對

曰道理最長此堯舜之問稷契之對也我朝所以理學昌明者其論已兆於此而國家延洪休所以超軼漢唐者徒恃有此義理耳舍義理而言治非知言者也此書之作具有本乎書肆請以刻梓且求序之因書於首編如此抑嵇叔夜有云野人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踈矣愚則不敢惟願與學者審其是而已淳祐丁未上元前一日廸功郎前興國軍軍學教授劉實甫序



宋大事記講義卷一

宋 呂中 撰

序論

治體論

古今論治者不過曰寛與嚴而已然寛非縱弛之謂也而世之尚寛者則流於縱弛嚴非慘刻之謂也而世之尚嚴者則流於慘刻反是則曰寛當施之所當寛之地

嚴當施之所當嚴之人遂以為自古之所以得天下者曰民心也軍心也士大夫之心也是寛之所當施也自古之所以為天下患者曰外戚也宦官也藩鎮也權臣也是嚴之所當用也東周之寛能施於强暴之諸侯而不能及於匪風下泉之民秦人之嚴能施於閭左之戍卒而不能正鹿馬奸謟之輩宣帝之嚴能施於趙盖韓楊而不能施於許史之徒元帝之寛能用於弘恭石顯而不能用於堪猛望之之類是皆寛於其非所當寛而

嚴於其非所當嚴也其説似矣而不知外戚宦官強臣藩鎮固當律之以嚴而軍民士大夫之心亦豈徒寛者所能係屬哉蓋寛者仁意浹洽之謂嚴者紀綱整肅之謂仁意之與紀綱二者並行而不相離則不待立寛嚴之的而治體固已定矣聖人之治天下固以仁意為本而其施之於政則必有紀綱法制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仁意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敝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廣博周遍而無間隔欺蔽之

患此孟子言一天下之道在於不嗜殺人而至於言仁政則又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其意正謂此也我朝治體之所以遠過漢唐者蓋其仁意常渾然於紀綱整肅之中而紀綱常粲然於仁意流行之地其待外戚也未嘗少恩然在内不得預政在外不得為真刺史則無呂霍上官之禍其於宦官也未嘗濫殺然内侍官不過留後雖有功不除宣徽則無易牙專恣之禍易置節度於杯酒宴笑之間而籍諸道之一兵一財無不歸於京師則

無山東河北之憂置叅貳以分中書之權而又置臺諫以察政府之奸則無操懿莽溫之變是其紀綱固嚴於其所當嚴之地矣然至於係屬軍民士大夫之心者亦未嘗無紀綱以行其仁意也一賦不妄加一役不妄興一刑不濫及一遇水旱或發倉廩或出內庫而不吝固所以結民心也然竊盜者有禁告訐者有禁豪猾者有禁其治民之紀綱為何如驍勇者升其籍有功者峻其爵老弱者亦處以剩員每遇一郊降一赦則與之金帛

而不吝固所以結軍心也然一汰而數萬人一戮而百
餘卒士卒之犯將校者有禁將帥之尅士卒者有禁其
御軍之紀綱爲何如取士至於及累舉舉官至於及内
親任子至於異姓拜近臣必擇良日退大臣則曰均勞
逸固所以結士大夫之心也然禮部有覆試齋郎有定
員百官非有勞不遷贓吏雖有赦不原其所以嚴士大
夫之紀綱又何如我祖宗豈不知軍民士大夫之心乃
吾國家之命脉不可一日失者而顧律之以紀綱之嚴

何哉盖使盜賊殺傷之法不嚴則是仁於凶悍之徒而
民之寃抑不得伸者不被其仁告訐豪横之法不嚴則
是仁於奸宄之徒而民之資弱失職者不被其仁茶鹽
榷酤之法不嚴則是仁於趨利之徒而民之終歲勤動
者不被其仁是雖日下減租之詔月頒䘏刑之令無益
也使階級賞罰之法不嚴則是仁於驕惰之卒而將校
之用命有功者不被其仁揀汰蒐閱之法不嚴則是仁
於羸弱之徒而兵之勇敢精鋭者不被其仁尅剝私役

之法不嚴則是仁於奸貪之將而士卒之困悴無聊者不被其仁是雖日有賜月有給歲有賞無益也使學校貢舉之法不嚴則是仁於僥冒之徒而士之有行有藝者不被其仁銓選薦舉之法不嚴則是仁於膏梁之子弟而寒士之進身無路者不被其仁贓墨之法不嚴則是仁於貪汙之吏而人之苦於繁刑重賦者不被其仁是雖高爵以誘之厚祿以餌之無益也無仁意則紀綱固無所本而立無紀綱則仁意無所輔而行今世之天

下所以被其仁者少而不被其仁者多仁之所及者小而仁之所不及者大正以無紀綱以達其仁意而往往歸咎於仁之不足以為政祖宗立國之意有弊此正安石之徒所以得容其喙也世之論者曰我朝自建隆至於淳化至道之間則治體類於嚴自景德至於嘉祐治平之際則治體類於寛故熈寧專欲法太祖之嚴而深懲仁祖之寛豈知太祖之所謂嚴者紀綱整肅而仁意未嘗不流行於其間仁祖之所謂寛者仁意浹洽而紀

綱亦未嘗有所更變特以國家承平百年之久則人情玩弛吏習因循其間紀綱固有廢而不舉之處譬之室焉歲月既深旁風上雨則不能無一木之朽一牆之傾一瓦之毀為工師者不過杜其隙補其漏加葺治之功而已柰何熙寧大臣不以振起為心而以更變為心以少許之闕漏而乃併與四圍堂宇而撤之不惟壞祖宗之紀綱而忠厚立國之意併失之矣章子厚則因荆公之所未為者而為之蔡京則因子厚之所未甚者而甚

之民其敵也士其讐也寛恩濫及於貊㺯而峻法反加於善類高俅童貫之徒妄加節鉞而元祐元符之黨不使容身於天地之間是其寛失之縱弛嚴失之慘刻而又顛倒錯謬施之於非所當施之地矣嘗因是而攷我朝立國之本末葢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積而為慶歴嘉祐之緩勢自范文正天章閣一疏不盡行所以激而為熙寧之急政吾觀范文正之於慶歴亦猶王安石之於熙寧也十事之奏實慶歴三年九月也

始於明黜陟終於重命令當時之言稍稍見用明黜陟之法則以十月壬戌行擇官長之法以癸未行均公田之法以十二月壬戌行貢舉之法以明年三月行減繇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餘厚農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說或著為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陳執中之徒已不悅矣嗚呼使慶歷之法盡行則熙豐元祐之法不變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今仲淹之志不盡行於慶歷安石之學乃盡用於熙豐神宗鋭然有志不

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體得失之幾於是乎决矣

制度論

先儒嘗謂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夫綱舉則目張綱目不可分而為二固也而先儒之言云爾者蓋大綱者謂法之規模大意也萬目者謂法之條目纖悉也漢法疎而易密則規模猶宏濶於唐唐法密而易疎則其條目特詳密於漢耳漢繼秦之後

官秦官也兵秦兵也制度則曰襲秦禮儀則曰襲秦其法疎矣然官職大小之相維兵制内外之相制取民不及於農取士不以科目則其意猶密也唐人六典以建官府衛以寓兵口分世業以授田租庸調以取民其法嚴矣然政事出於二三士卒疲於番上鬻賣不常而啟兼并之柄升降不實而啟兩税之法則其意何疎也我朝之法大綱之正既過於漢而萬目之舉反不及於唐何耶盖善革獘者非必盡變前人之法不過修舉其大

綱而節目隨之不善革弊者必盡變古人之法往往纖
悉於其小而濶畧於其大孔子論繼周百世之道不過
因其所可因而損其太過益其不及者耳孟子論喪祭
井田之法亦不過言其大畧而為之節文耳世儒有志
於復古者必欲採摭古制補綴經典一一與之牽合不
知居今之世而欲盡行古之法不惟未見其利而先有
煩擾之弊又事體重大決然難行故自其小不備卒以
成大不備而已英雄之君出而建置一代之規模豈如

陋儒枸士細碎之所為國初繼唐末五代之後此正制作之一機而我太祖𠛬法立制不務名而務實不變其法而變其意一轉移之間事體頓異矣三省為空官而平章分為三等唐之制也而我朝因之然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奉行而職守交通無命令壅遏之患尚書侍郎有六部侍從則自禮而户自户而吏常調則自工而刑自刑而兵則資格素嚴而在位無速化之念進士為一等世賞雜流各為一等秘書監官也進士則遷太

常廕補則自郎中五遷而後至一前行郎中官也進士則遷太常少卿非進士則遷司農衛尉少卿流品有別而士大夫有激昂之心則官非唐之官我朝之官矣侍衛起於後唐而我朝因之殿前司起於周而我朝因之皇城司起於梁而我朝因之然禁衛之軍統於武臣則不出於宦者之手諸道之兵籍於禁衛則不專於節度之權殿前為一司侍衛馬步各為一司則有南北相制之意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合諸侯之兵足以制京師

則有內外相統之意兵權制於三衛本之樞府樞府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殿省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而又汰之使極少治之使極嚴教之使極精則兵非五代之兵我朝之兵矣衙前以主官物里正鄉書手戶長以督稅耆長弓手壯丁以捕盜各以鄉戶等差充此亦因前代差役之法也然自建隆三年詔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相糾察則無不均之患太平興國四年分民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則無逃亡之患矣

以鹽鐵戶部度支為三司使位同三樞目為計相此亦前代理財之法也然轉運財賦悉籍三司則在外無横斂內藏所儲總之三司則在內無横費而乾德又詔三司行移有不便漕臣得以上聞則彼此相臨內外相察無隱漏侵欺之弊矣國子監唐制也然屢親臨幸自賛孔顏以文臣知州以儒臣典獄命宰相以讀書而有崇儒重道之實矣貢舉亦唐制也然及第人不得於知舉稱門生選或不公加之覆試陶穀之子李昉之子呂蒙

正之子皆不得與則有選賢舉能之實矣定刑部詳覆法而無五代濫殺之禍禁羡餘寛正稅而無五代横斂之禍禮止於儐儀之所定樂止於和峴之所造而文物略備矣此其酌古今之宜叅人情之公通世道之變雖曰因前代之法而點鐵為金化臭腐為新奇變枯骨為生意豈必盡復古制而後為一代之法哉然天下無百年不弊之法謀國者當因法以革弊不當因弊以立法熙豐大臣所謂不務革其弊而欲變其法者也觀其熙

寧初年入對一疏而變法之規模盡見於此其論本朝不任信大臣不盡行古制親細務而循弊法用君子而參小人皆當時士大夫之所知而不敢言者而安石獨敢言之學校也貢舉也科名資歷也監司郡守也又皆慶歷大臣所嘗更變而不敢舉行者而安石獨敢行之農之貧兵之冗宗室之費上下俱以為困而未有策以處之者安石獨敢任之然其言法之弊則是而自為變法則非變常平之法而為青苗變差役之法而為僱

役改發運之職而為均輸改茶鹽之法而為市易壞正兵而為保甲廢牧監而為保馬以條例司奪三司之權以新經字說變天下學校以經義詩賦變天下之貢舉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奇益奇夫以國初繼唐末五代之後而且不盡變其法熙寧繼嘉祐治平之後乃欲盡變其法何其思慮之不詳辨耶蓋我藝祖之法則修舉其大綱而濶略其節目者也安石之法則纎悉於節目而濶略其大綱者也至元祐時又欲盡變熙豐之

法矣熙豐之法則在所當變而必欲盡變之則又過矣蓋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去而熙豐之法則不可以盡變去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變熙豐之法則不可以太急青苗均輸之法可罷而僱役之所宜獨不可乎保馬戶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則因其已成蠲其租復其役教閱於農隙以省養兵之費獨不可乎新經字説固可廢而罷詩賦取經義獨不可因之以崇經學乎至治之世不能無弊法至弊之法亦必有美意國初惟不盡變

前代之法而惟變其意所以為一代憑藉扶持之地熙豐惟欲盡變祖宗之法元祐惟欲盡變熙豐之法所以激而為紹聖以後之紛紜安石不能原祖宗立國之初意而輕於變更章子厚蔡京諸人又不能原安石立法之意而托於紹述法愈更而愈下而中興以來學校貢舉大抵皆蔡京之法而差役雇役之並行經總制錢之立額又王安石諸人之所未為也故嘗謂我朝之法自建隆至治平其間雖有損益而其大意皆本於藝祖之公

法變於熙寧而極於今日雖其間有更有革而其大意皆不能大異於安石之私世變之升降治道之盛衰人才之得失亦可以槩見矣

國勢論

國之修短當觀其治體治亂當觀其制度强弱當觀其國勢殷周治安皆千歲而漢唐享國不及三四百年者治體之有純駁也漢四百年治多而亂少唐三百年亂多而治少者制度之有踈密也漢唐多內難而無外

患本朝無內患而有外憂者國勢之有強弱也蓋我朝
有唐虞三代之治體制度而無漢唐之國勢自昔惟患
人主之不講學也而我朝列聖則無一日而不學自昔
惟患人主之不好言也而我朝臣子則無一人之不可
諫自漢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母后皆朝夕見則
有事親之法漢朝女主臨朝姻黨專擅我朝髙曹向孟
之賢皆為社稷計則有齊家之法母后之族不預政則
有待外戚之法宮殿無華侈之飾則有尚儉之法宮中

宴居冠服必以禮則有尚禮之法臣下有辠無誅則有寛仁之法此治體之所以多純而少駁制度之所以似踈而實密盖其根本之地有可言者而國勢之所以不若漢唐者則有由矣盖我朝北不得幽冀則河北不可都西不得靈夏則關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為强通漕以為利此國勢之弱一也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盡關於上而

遲重不易舉此國勢之弱二也以科舉程度而取士以
銓選資格而任官將帥知畏法而已不敢法外以立功
士大夫知守法而已不敢法外以薦士論安言計動引
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此古今儒者之所同病而以
文墨為法以議論為政又本朝規模所獨病此國勢之
弱三也故其始也雖足以戢天下之異志終也不足以
弭外國嫚侮之驕心譬之長江大河無黿鼉蛟龍奮翅
鼓鬣以激其衝突潰蕩之勢帖然安静之久人亦得狎

而玩之五尺之童且操舟其上矣然太祖規模宏遠謀慮周防雖都四平無險之地而欲都西京欲都長安置內庫以贖山後之地積縑帛以靖邊塞之烽其志未嘗忘也雖收諸道藩鎮之權而久任邊將付以重柄以郭進守西山二十年而西戎不敢犯以董遵誨守北邊十餘年而北狄不敢侮又未嘗不重藩鎮也於文法之中未嘗抑天下之富商大賈於格律之外有以容天下之豪傑是蓋有以助我立國之勢轉移闔闢之機又非常法

之所能擬議者自太祖以来外權愈困内法愈密以陣法圖授諸將而邊庭亦如内地支郡各自達於京師而列郡無復重鎮加以河東之後王師已罷故雖以曹彬名將而亦不能收一戰之功自是而後偃兵息民天下稍知有太平之樂喜無事而畏生事求無過而不求有功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為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故雖以景德親政之後天下以為美談而不能不納賂以為盟

雖以仁宗慶歷之治至今景仰以爲甚盛而不能不屈
已以講好然景德之約盟非寇準之志也契丹之增幣
非富弼之志也元昊之增歲賜亦非韓范之本心也觀
寇準數年後戎復生心之言至慶歷而始驗觀弼請備
河北琦請都洛陽仲淹請修京城之計至靖康而皆驗
諸公方慨然爲社稷遠慮更理弊政而不一二年間其
身已不能安於朝廷之上矣嗚呼使雍熙無輕動之舉
則中國有可畏之形而景德之師必不敢寇於河北使

冦準得盡謀於景德則外國必有稱藩之禮尚敢議關南之地乎使韓富范之計得盡行於慶歴則中國必無增幣之耻而宣和間必不召女真以雪憤矣至此而後知太祖之為慮其深且遠哉雖然慶歴以前此一時也熙寧以後又一時也慶歴以前在外之國勢似弱而在内之國勢實強熙寧以後在外之國勢似強而在内之國勢已弱蓋安石不能改弱勢而為強勢乃欲因弱勢而為強勢觀其上書於嘉祐之末謂本朝不任人而任

法是矣然安石之法其果與賢人君子共事乎謂今之教士大抵誦說課試是矣其新經字說其果能出於文墨之外乎其入對於熙寧之初謂本朝徇有司之細故而安石所為愈煩碎而不足言矣謂君子小人正論邪說之雜用而安石所為則純用小人邪說矣謂理財大抵無法而安石所理之財愈竭下以事上矣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使本末俱弱而已方且外張國勢啓釁於交趾興兵於熙河拓境於海山竭中國有用之

物以事空虛無用之地夫安石初意不過欲變法耳未敢言興利也迨青苗既行始興利矣然种諤綏州之議安石猶未主之也韓絳慶州之役安石猶以為未習邊事也迨熙寧四年以後始主王韶章子厚沈起之說矣安石變法之罪小而興利之罪大興利之情猶可恕而開邊之罪為可誅矣何者元豐小人不過圖祿位耳及其患失則兵困於靈武紹聖小人不過反元祐耳及其得志則兵興於湟鄯蔡京始謀亦不過鉗制上下耳及

其求恱則薦童貫以帥西師王黼始謀又不過傾蔡京
爾及其勢利相軋則必復燕薊以邀功名是皆安石有
以啟之也吁靖邊塞之烽圖山後之郡此藝皇帝之宏
規也而熈寧用之則跡取熈河横山剪西人手足此韓
范之本謀也而元豐紹聖宣和用之則舛盖祖宗之國
勢外形雖羸弱而元氣強壯於内則外邪有所不能動
熈寧以後之國勢枝葉雖茂盛而本根槁瘁矣謀國者
當以是參之或曰子之三篇皆不滿於熈寧毋乃已甚

之論乎曰古今治亂之機皆决於君子小人之進退熙寧以前非盡無小人也然祖宗所培植之君子為甚多故維持治體遵守制度振起國勢自建隆一陽之復積而至於慶歴則為三陽之泰矣熙寧以後非盡無君子也然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来而未艾故治體以壞制度以變國勢以衰自熙寧一陰之遇極而至於宣和則為三陰之否矣此愚因論本朝之事尤於君子小人進退之際而有感焉

宋大事記講義卷一

宋大事記講義卷二

宋　吕中　撰

太祖皇帝

建隆四年乾德六年開寶九年

即帝位

建隆元年春正月甲辰上受周禪即皇帝位

先是契丹北漢連兵犯邊周帝命上領諸將禦之士

卒服其恩威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相盪指謂上親吏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軍士議曰主上幼我輩死力破賊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或被上以黃袍上固拒之不可乃誓諸將曰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汝等無得復然事定當厚賞不然當族誅乃整軍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

頴濵謂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至是又驗矣盖自後唐

以來五十三年天下五易天下之厭亂極矣豈真使干戈糜爛不已而海内無一統之期哉唐明宗有天生聖人之祝而太祖實生於是年則天命所歸不待指日光相盪而後知也自其掌軍政之時士卒服其恩威中外同於推戴則人心所屬不待次陳橋而後見也漢高初興亦不過是然高祖之取天下出於沛父老之請太祖之得天下亦出於軍士之擁迫不得已而為之其與唐太宗陷父於不義以起兵者異矣

抑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莫非藩鎮士卒也矧又有如石守信王審琦者為將豈能帖然於下哉一號令之間秋毫無犯不惟救生靈塗炭之苦亦可救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聰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

處藩鎮　收兵權

建隆元年七月以昝居潤權知鎮州（此初以知州易方鎮也）

二年從趙普之請復置縣尉（此革上代節度使補親隨為鎮將與令抗禮之弊）

二年四月初置通判命文臣知州（分節度使之權）

又命朝臣知縣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遣强幹者往隸之革藩鎮驕縱之弊

乾德三年又置轉運使八月籍諸道驍勇兵補禁衛所以收方鎮之法

方鎮猶周之封建也知州即秦之郡縣也今不因方鎮立封建而乃立郡縣之法何耶盖古人有處天下之定制而後能享天下之長利後世雖有封建之虛名而反受方鎮之實禍以周制攷之賦輸於太宰則

諸侯不得有私財士貢於京師則諸侯不得有私人非牙璋則不得起兵非賜鉞則不得專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閒田使吏治之則歸地受地柄常在君有功則加地進律無功則削地罰爵則一予一奪柄亦在君豈如唐人不敢誰何而一切行姑息之政哉至於五代其弊極矣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

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叱咤變化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論我太祖布置區處

藩鎮規模高處

建隆二年閏月解慕容延釗韓令坤兵權七月解石守

信王審琦等兵權上召趙普問曰吾欲息天下兵爲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因言藩鎭太重君弱臣强莫若削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又言石守信王審琦非統御才宜授以它職上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曰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節度使之樂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計我且與爾曹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善乎守信等明日皆稱疾請罷

開寶二年十月鳳翔王彦超等罷節鎮用趙普之謀也上宴藩臣於後苑酒酣從容諭之曰卿等皆國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彦超等五人喻上意旨請老罷節鎮

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下以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杯酒宴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唐唐自亡也使平王能復父之

讐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必無春秋矣使威烈王能正韓魏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命天下必無戰國矣使唐非有艷婦濁亂於内則漁陽鼙鼓必不啟方鎮之禍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内則賊温鋒刃必不成方鎮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為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無故而行削權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太祖能服藩鎮之心

平澤潞　平淮南

建隆元年四月李筠據澤州命石守信等討之九月李重進據淮南命石守信等討之李筠重進自焚

上之入京也韓通率衆備禦上之即位也李筠泣周祖畫像以起兵重進以周祖之甥而起兵雖在周為頑民在商為忠臣然三人者皆不知天命之所歸正易所謂後夫凶也

上既平澤潞遂經畧淮南既平淮南遂使諸將習戰艦

於迎鑾以圖江南元年十一月

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兩淮之門戶自此而平吳蜀自此而取荆廣混一規模大畧亦可覩矣

平荆南　平湖南

乾德元年正月慕容延釗討張文表師出江陵高繼冲降荆南平二月延釗至湖南獲周保權湖南平

善取天下者先易而後難先近而後遠先瑕而後堅

故秦人欲攻諸侯范睢以為先韓魏而後齊楚唐太宗欲平藩鎮張和請以為先淮安而後魏博周世宗欲平天下王樸以為先江南而後河東太祖之規模先澤潞淮南次湖南荊襄而後及於江南廣蜀之地諸國既平而後及於河東蓋得後先攻取之機矣

平蜀

乾德二年十一月命王全斌等伐蜀命王全斌將兵

三萬由鳳州道劉光義將兵二萬由歸州道曹彬等
副之詔諸將毋得侵暴違者以軍法從事時京師大
雪上念西征將帥衝犯雪霰即解裘帽遣黃門馳驛
齎賜全斌且諭旨諸將不能徧及明年克劍門孟昶
降蜀主初諸將辭行上謂曰所破郡縣當傾帑藏賞戰
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李昊勸昶降昶命草表前蜀之
亡也降表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
家

以劍閣之險太祖取之兵不過五萬自發京師至昶降不過六十日何其易耶觀其遣將之時先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詔有司治昶第一區凡五百餘間遂以賜之）又命所破州縣傾府庫以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太祖混一之志固有以知之也

初王師之下西蜀也諸將所過咸欲屠戮獨曹彬禁止之上聞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賜詔褒之王仁贍自蜀返歷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惟曹彬

一八爾上嘗問彬以官吏能否彬惟薦沈義倫可任初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比入成都獨居僧舍蔬食東歸篋中所有纔圖書數卷上聞清節過人故擢用之人言創業之初貪可使也愚可使也詐可使也苟可以辨吾事而已是不知師之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義也漢高祖雖得韓彭之力然終受韓彭之禍我太祖平蜀之功賞曹彬而責全斌任義倫而責仁贍或告全斌仁贍在蜀豪奪子女隱沒貨財上責之蓋以曹彬

用兵秋毫無犯義倫東歸圖書數卷而全斌仁贍之功不足以贖其貪酷之罪愛民之仁御將之術兩得之矣

征太原

開寶二年二月命曹彬等伐北漢上親征三月圍太原初上雪夕幸普第曰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又曰欲收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之以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

何所逃乎閏月大軍頓甘草地會暑雨多腹疾詔班師

太祖之未能收河東猶太宗之未能取燕薊而太祖之不盡鋭於偏方亦猶太宗之不窮其力於北伐也時之未至聖人不能先時而強為時之既至聖人不能後時而不為此平河東必在於太平興國之四年見太宗平太原講義而太宗之規模弘遠遲之數年其終亦必取幽薊也

平南漢

開寶三年九月命潘美伐南漢上聞劉鋹奢侈殘酷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明年春二月劉鋹降南漢平上嘗賜鋹酒不敢飲上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取其酒自飲之

以汴梁之地視江南為近視嶺南為逺何先逺而後近耶葢聞劉鋹奢侈則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則先取南漢所以甦民命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則後收江南所以一天下

平江南

開寶七年九月命曹彬伐江南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八年十一月彬克江南徐鉉言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上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復言江南無罪辭氣益厲上怒按劍曰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

豈容他人鼾睡乎上因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鬬
李煜一門切毋加害彬忽詐疾諸將問疾彬曰諸公共
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及還舟中
惟圖籍衣食而已

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主不啻仇讎而我太祖待之
極其恩禮劉鋹巵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多害
故僭偽之豪悉得保全老死於牖下自古攻取之主
其視生民殆草菅而我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

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

命將帥

建隆二年十二月以姚內斌為慶州刺史闕 時僭偽未下而西北二邊未賓先是周朝已命李漢超守關南馮繼業守靈武何繼筠守棣州郭進守洛州上受禪皆因其任又益選將帥之忠勇者於是得李繼勳於潞州賀惟忠於易州姚內斌於慶州延州有趙贊原州有王彥

昇隰州有李謙溥瀛州有馬仁瑀通遠軍有董遵誨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予之恣其回易免所過征税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募死力具間諜上嘗曰朕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至備邊費亦無所惜自此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湘楚之地得猛士守四方推赤心待人之效也繼筠居北邊二十年惟忠曉兵法十餘年不聞有寇邊内弑在慶州逾

十年郭進在西山二十年禦軍嚴上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

人言平江南則曹彬之功平湖湘則延釗之功平西蜀則全斌之功愚以為郭進惟忠等與有力焉使守西北者無其人則東南雖可以進取豈無後顧之憂哉蓋古人有封建之法所以無邊塞之警太祖既削方鎮之權矣然於邊將任之久責之專雖無方鎮之名而享方鎮之利是以西北不敢犯邊西北二邊久任將帥之功

自太宗以後有莫大之兵而受外國無疆之侮亦以
外權既輕而邊將數易故也

待大臣

開寶元年貶雷德驤官初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
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面白其事併言趙
普強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曰鼎鐺猶有耳汝不聞
趙普吾社稷之臣乎

以判大理寺而敢以言大臣之短不惟養後日敢言

之風亦可以無大臣專擅之禍漢高帝聞蕭何多買田宅之汙則有械繫元勳之辱此漢一代所以有誅戮大臣之禍我太祖聞趙普强市人第宅之事則有鼎鑊有耳之責此本朝所以有進退大臣之禮

宰相

建隆元年正月以趙普為右諫議樞密直學士初上領宋鎮普為書記以佐命功遷

建隆元年二月加范質王溥魏仁浦吳廷祚官普自司

徒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叅知樞密院事加侍中王溥自右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叅知樞密院事加司空魏仁浦自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右僕射自唐以來世宗三大館職皆宰相兼之首昭文次監修次集賢國朝皆因焉吳廷祚同二品

周之三相待之不異此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之意然太祖入京之時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故名臣言行錄所以紀質而黜溥也我太祖猶以為前朝宰相

范質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但欠世宗一死耳則士君子進退豈可輕哉

乾德二年正月范質王溥魏仁浦罷以趙普同平章事四月置參知政事以薛居正呂餘慶為之不宣制不押班不升政事堂蓋未欲與普齊也

開寶七年八月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陞政事堂與宰相同議政事未幾又詔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天下大任非一身之所可獨道故必擇相以寄之亦非一相之所能獨辦故又擇一二人以副之是以有伊尹必有仲虺有周公亦必有召公後世既無伊尹周公之才而欲專任一相所以權愈重而事愈非也國初三相並任則未立叅政之官自趙普獨相而復置以副之其後則同知印押班非惟可以分其權亦必使之共其政也然自宰相之權重為叅政者不過簽書紙尾而已惟魯宗道與王欽若相可否唐介與

王安石辨是非不負太祖置官之本意矣　魯宗道唐介盡參政之職

開寶七年八月趙普罷九月吕餘慶罷以薛居正沈義倫同平章事　趙普獨相二十年沈毅果斷以天下為己任嘗欲除某人為官上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普徐拾歸綴以進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當遷者上曰朕不與遷官奈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安得以私喜怒專之上起普隨之上入宫普立於門不去上卒從之嘗設大瓦壺於閤中凡奏䟽

意不可者投諸壺焚之其多得謗咎由此

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遲幽薊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於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金匱一書允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自唐以來宰相入見必命坐大政事則面議之其餘號令除拜賞刑廢置但入中書奏可降出即行之國初三相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跡每事具劄子進呈至普獨以天下為己任故為政專決所以啟德驤父子之謗也自是

以後居正義倫不過方重靖介自守之相耳

開寶二年九月以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賞平江南之功

初上許彬以使相及平江南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密賜錢五十萬

人言漢高祖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殺諸將之心矣國初平江南之功至大然寧賜以數十萬錢而靳以使

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仁宗不以使相賞狄青亦此意林德頌曰曹彬之平江南吝一使相而不授非食言也慮其品位之極而不吾用也狄青之平嶺南欲予以樞密而中輟非忌功也虞其名位之極無以為他日賞也

中丞久任

開寳四年秋七月劉温叟卒為中丞十二年上艱其代

終不許解職及卒上曰必純厚如温叟者乃可
一中丞任之十二年及其且卒也則曰必純厚如温
叟乃可國初之不輕用人如此蓋其始也擇之精其
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
則君子舉得以任其職趙中令之相凡二十年郭進
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闗南凡十七年作
坊至卑賤也而曹丕典之至十餘年皆久任而成功
也

御史恤刑

開寶六年五月以馮柄判御史臺上留意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柄謂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寃民此所望於汝也京城左右院典司按鞫舊選牙校任之上哀矜庶獄至是改用士人以新及第人為司寇參軍

任人而不任法以處他事則可以處刑獄則不可此刑統之不可無也夫律令之明條章之具使罪應其

法法應其情奸吏猶且為之輕重況無法乎本朝格式律令皆有常書張官置吏所以行其書耳乾德元年頒新刑統賓儀等所定也然有有司所執之法有人主所操之權寬緣坐而嚴故入命士人以典獄責御史以無寃民此太祖用刑之權也建隆二年嚴故入法乾德四年寬緣坐法書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此皋陶所執之法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大舜所操之權也有司執一定之法人主得從輕之權此段論恤刑獄

戶部主財

開寶二年七月以辛仲甫為三司戶部判官上問普曰儒臣有武幹何人普以仲甫對上因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才幹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不及武臣一人也

以酷吏主財則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則用法必嚴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財士人典獄也知所以培國脉而重民命歟

省官　試吏

開寶三年七月省州縣官增其俸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

開寶六年四月嚴堂後官選六月御便殿閱試吏

創業之世多責實守成之世多虚文覆試之法欲無一士之不實勸農之詔欲無一民之不實籍記人才欲無一官之不實揀汰驕脆欲無一兵之不實也以

慶歷元祐之盛而杜衍之任怨呂大防之盡忠且欲
汰吏而不可得況若士若民若兵若官乎是虛文之
習難革故也太祖事事責實
論對　章奏
建隆三年二月詔百官每五日內殿轉對並須指陳得
失直書其事
國朝之制宰輔宣名侍從論思經筵留心翰苑夜對
二史直前羣臣召對百官轉對監司郡守建辭三館

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投匭太學生伏闕外臣附驛京局發馬遞鋪蓋無一日而不可對無一人而不可言也然太祖詔指陳時政直言其事不在廣有牽引太宗令宰執樞密各述送軍儲至靈武合發軍糧多少舉兵深入合用兵機何人將領何人監護直言其事信不必文此皆聽言以實也今世不患人主之不求言也而患求之而不及用不患天下之不敢言也而患盡言而無所用豈非病於議論之繁多歟太祖太宗聽言

以實

去贓吏

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度民田館陶令坐括田不實杖流海島

建隆二年四月滴河令李瑆按田受贓杖殺後間有寘極刑者

乾德四年八月宴近臣紫雲樓下上因論及民事謂趙普等曰愚下之民雖不分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務行

苛虐朕斷不容之

傳曰刑不上大夫非謂有罪而不刑也為士大夫者當自愛其身不至於刑也我朝待臣下以禮而贓吏者戕民之斧斤害民之蟊賊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非人類則禽獸耳明主在上則誅之絕之可也熙寧大臣王安石欲法太祖之嚴而獨以贓吏寬之何仁於贓吏而不仁於無告之民何仁於小人而不仁於君子邪

乾德四年知衡州郭玘以贓罪違於上聽詒袁仁鳳鞫之罪不至死復遣張純鞫之故置於法

是年諸倉受納輔臣以班簿進有工部侍郎文頴中選宰相奏頴清望官不當委以濁務遂授以工部侍郎令致仕

建隆二年内酒坊火役夫突入省部盜官物太祖以酒坊使左丞規副使田處岩縱酒工為盜斬五十餘人丞規處岩亦棄市

林德頌曰在易之乾君象也其德君德也天以剛為德君德而非剛健何以君天下哉太祖之開國也以千百年破碎不可為之天下一舉而削平之强者服狠者順俛首聽命惟恐或後處藩鎮以環衛而藩鎮無異辭授守臣以倅貳而守臣無異意開寶六年差利州知州李鑄通判成都府是果何道而得此哉英武自天雄斷如神川班妄訴全班盡廢雄武肆掠戮及百人註見閱役夫禁兵門突入省部其主將亦寘極法吏黷貨賄者斬官辭濁

務者黜感令之不可測如此其誰敢忤人主之意太祖

整齊兵將
奮發剛斷

頒循資格銓選

建隆二年四月罷常參官序遷法舊制皆以歲月序遷

上曰是非循名責實之道會監門魏仁滌等治市征有羨並詔增秩自是不以序遷矣三年頒循資格

乾德三年七月陶穀上定選法詔行之自是銓選漸有

倫矣又上慮銓衡止憑資歷英俊或沉下僚命取選人

堪升擢者上之

開寶六年十二月頒循資格命盧多遜重修自是銓選益有倫矣又籍記人才應内外官為時所推别籍之以待不次選用

既罷歲月序遷法矣而復頒循資格既命陶穀定選法矣而又命吏部取選人堪升擢者上之誠以資格固不可拘亦不可廢也以資格用人者有司之法以不次用人者人主之權嘗考國初有為小官而其望

已足為卿相至其久也亦卒為之國初不次用人自銓法一嚴無有流品無有賢否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然王安石章子厚之徒破資格用小人又不若李公沆王公旦謹守資格之為有得也李沆王旦守格用人王安石章子厚破格用小人

嚴舉主法擇賢

建隆三年三月嚴舉主法去歲太僕少卿王承哲坐舉官失實貶至是命常參官舉幕職令錄近親充聽內舉

異時有罪連坐乾德間命陶穀等各舉堪充郡佐者謬舉有坐

內舉近親法何其寛有罪連坐法何其嚴寛之於始則賢者得以自進嚴之於後則不肖者不得以自容所舉在於未用之先此真宗所以語李至曰舉官先擇舉主也舉主得人則舉得其人

宋大事記講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宋大事記講義卷三

宋 呂中 撰

太祖皇帝

正心修身

建隆三年正月修京城修大内上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蔽塞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矣又嘗語宰相曰古之為君鮮能正身自

致無過之地朕嘗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

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

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

天下之事千條萬緒而皆經綸於人主之一心人主

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

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

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窺而其著見於外

者常若手指目視而不可掩也此堯舜相授所以有

惟精惟一之戒以我太祖立國之初規模光大如漢高帝謀慮深遠如漢光武而正心符印㝘契三聖之傳於數千載之上朱文公曰太祖不為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信哉斯言

抑奢崇儉

開寶四年五月廢媚川都先是劉鋹於海門募能採珠者三千人號媚川都歲溺死者甚衆至是詔罷

乾德四年五月收偽蜀圖書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毁
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七寶上命碎之曰自
奉如此欲無亡得乎
開寶五年六月禁鋪翠皇女嘗以鋪翠襦入宫上曰主
家服此宫闈戚里必相儌京師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傷
生侵廣寖汝之由又謂之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
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爲天下守財耳古稱以一人
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上躬履儉約嘗服澣濯之

衣衾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緣葦簾宮闈帟幙無文彩之飾嘗出麻屨布裳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用也

乾德四年四月禁獻羨餘

創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為軌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為儀刑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關於千萬世者為甚大致謹於服色者雖小而關於千萬里者為甚遠可不謹哉

幸太學

建隆元年幸國子監二年又幸三年正月幸二月又幸

增修學祠自贊孔顔

乾德元年四月幸七月又幸

當倥偬不暇給之時而獨留意於學校此正轉移人心之大機也先漢以吏立國故丞相止於次律令御史止於定章程我朝以儒立國故命宰相讀書用儒臣典獄以文臣知州卒成一代文明之治自是而後

臨幸之時有爵命之賞有金帛之賜亦增廣延士之美意然太祖當尚武之世而幸學之時多後世當右文之日而幸學之時少何耶善乎呂大防之言曰天子視學常事也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哉正恐惜費而止耳其中當時之弊歟元祐六年哲宗幸學呂大防為相或謂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今皆無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葢常事也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時一幸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哉正恐惜費而止耳聞者乃服

嚴貢舉

乾德五年二月盧多遜知貢舉上復詔參政薛居正於中書覆試初建隆間詔及第不得於知舉稱門生乾德年令貢舉不得用朝臣公薦至是又加覆試貢舉條令益密矣

開寶元年陶穀子邴登第上曰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遽命中書覆試因詔自今舉人凡食祿之家皆令覆試

開寶六年初御殿親試舉人李昉知舉八年二月親試舉人

上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豪家所取今朕躬親覆試盡革

疇昔之弊覆試始此

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奎初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周顯

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步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

下太平

國家治亂雖人事也亦天數也蓋風氣推移淳漓不同

世治則人漓所以治極必亂世亂則人淳所以亂極生

治以五代雲霧昏曀之久啟我宋天日開明之候天降

時雨山川出雲國家將興必有休祥五星聚奎固太平之象而實啟文明之兆也當是時歐蘇之文未盛師魯明復之經未出安定湖學之説未行於西北伊洛關中之學未盛於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於立國之初矣

聘隱逸

開寶三年三月召處士王昭素昭素少篤學有志行上聞其名召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上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引據援

證因示諷諫上甚悅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曰治世莫若
愛民養身莫若寡慾上書其語屛閒留月餘素求歸乃
命以國子博士致仕年八十九卒
處士非講官也而得以名見便殿非經筵也而得以
講易太祖之好學如此古今言易者失之枸在陛下
則為飛龍在天在臣下則為利見大人善言易者莫
如昭素古今言陰陽者失之泥時事未判時屬陽已
判時屬陰善言陰陽者莫如張泳可以暗合伊洛之

說矣

裁任子

乾德元年六月定進馬齋郎員兵部每歲補齋郎十員禮部補齋郎十五員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三任方得蔭補

國初任子之有限員者無誕節之恩無遺表之制無郊禋之例所補齋郎又以三歲覆試試身言試讀書其入仕之路至難也故任子之法在三代則為世祿在春秋

則為世卿在太祖時則為特恩在𨵿為濫賞

矣

明賞罰

乾德四年責授忠武軍節度使王全斌崔彦逺為留後

初偽主孟昶降諸將會於成都全斌不能正身率下爭

開官府取金帛及掠人婦女遂致兵師不能戢上聞蜀

兵為亂凡使臣至者各奏陳全斌不法事全斌歸闕上

名行營都監王仁贍面詰之仁贍歴指過失兾以自解

上曰納李仁珪女開德豐庫取珠貝此亦全斌等耶仁贍惶懼不能對唯言清廉畏謹不辜陛下任使者曹彬一人耳

乾德五年正月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彬辭上曰卿有功無過茍有纖介之累王仁贍豈為卿隱耶勸懲國之典可無讓也

天下無難事亦無易事權柄下移則難於登天威令既振則易於反掌晉文公一諸侯耳春秋之世賞罰

最為有章城濮之役師還濟河反命獻俘授馘飲至
大賞祁瞞干命則誅之舟之僑先濟則賞之晉之所
以霸者文公能用其賞罰也至於唐之德宗則昧乎
此是時藩鎮跋扈貢獻不至於朝廷號令不稟於天
子則是有可誅之罪矣而德宗則一切不問自初即
位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諸道出師或拔一縣或攻一
屯其為勞亦小矣然且奔走獻捷張皇其功或一日
再賜或一月累封凱歌未遂官品已極唐之所以弱

者德宗不能用其賞罰也偉哉我太祖之興其用兵行師伐叛弔民尤切留意於賞罰之際王全斌曹彬平蜀將帥也曹彬有功無過則擢用而不疑全斌貪恣致亂則貶降而不恤以至尅期而獻戎捷則節鉞以寵之白日剽掠都市則掩捕而戮之賞罰如此宜其平定天下取五强國如摧枯拉朽之易也要論

閱武　水戰　砲車　騎射

建隆二年正月幸造船務閱水戰二月幸飛山營閱砲

車

建隆三年十一月辛酉大閱西郊甲子又閱

乾德元年四月鑿新池習水戰幸玉津園閱騎射

建隆三年九月御講武殿閱兵

此與唐太宗習射顯德殿之事異矣盖太宗當天下已定之後自逞技癢徒失人君之體我太祖當天下戰爭之始日練軍實以為定天下之資爾故汰之使極少治之使極嚴教之使極精少則無冗兵嚴則無驕

兵精則無弱兵此京師之兵止十萬所以制諸道而有餘也以汴梁之地教閱無虛日而諸僭偽之國方且以驕侈相尚以文墨相高因别為額而隷之將下則令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也五年始排立就糧禁軍之下元豐兵令悉以雄節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遍天下矣

乾德三年九月御講武殿閲兵以馬軍為驍勇步軍為雄武並屬侍衛司初京師之兵以殿前侍衛二司領之

時殿前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七步兵之額二十六侍衛司領騎兵之額三十五步兵之額八十三上命給諸軍緡錢俾娶妻王繼勳主雄武軍不能戢下凡百餘人掠人妻女上聞大怒命捕戮之小黄門見而不奏亦杖數十雄武肆掠者誅

開寶四年十二月郊大赦廢川班内殿直郊禮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川班内殿直蜀兵百餘輩援上擇為川班例擊登聞鼓陳乞上怒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要有

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遂廢其班川班妄訴者戮時內臣李承進前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事姑息威令不行賞罰無節因以兆亂上拊髀嘆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天下不能用軍法耶夫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

籍禁兵　正軍法

乾德三年八月籍諸道驍勇補禁衛上親試之用晉之
謀也
建隆中以諸郡本城兵供百役或更戍他郡三司禁旅
就糧諸郡亦不得常坐食於京師自列郡各置禁軍嚴
差出占籍之令而牢城作院各置指麾由是禁旅無就
糧者而廂軍亦升為禁軍不復戍役矣
陳平甫曰按祥符天聖編勑諸郡自騎射至牢城凡
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為本城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

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官所部領者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為禁軍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如咸平中升陝西選中保捷慶歷中升河北教閲本城為禁軍之類是已此為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嘉祐中詔東南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揮亦無過九大郡熙寧按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足以戰於是教閲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為

額則令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也此教閱兵國
家以仁得天下未始以兵為重也然定都城四平無
險其勢必資於兵太宗選諸道驍勇者補禁旅太宗
取禁軍伉健者隷親軍其强幹弱枝之慮悉矣不特
此也前日之亂皆不逞之人為之太祖聚以為兵畀
以厚祿節以軍法祿厚則知自愛法重則不敢為非
雄武肆掠百卒皆誅川班妄訴全軍俱廢其制御何
嚴也兵權稍重則易置杯酒之間階級不峻則聳動

一劍之戒其勸懲何明也軍士衣不過膝葱韭不得入營無侈心也出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無非念也營在城西者糧在城東營在城東者糧在城西所以勞其力也此國初之兵所以愈少而愈精歟太宗御兵有法

處冗兵

建隆二年五月置諸軍剩員以處退兵今所在揀擇升驍勇退老弱

夫兵之冗不難於汰而難於處藉其力於強壯之時

而欲去其疾於老弱之後何以慰其心哉太祖所以能去冗兵者以有剩員以處之也韓琦所以能汰陝西兵者以陝西籍農為兵則兵尚可以為農也仁宗朝韓琦選關陝禁兵不堪征戰者放一萬二千餘人苟無以處之豈不速之為盜哉

嚴階級

開寶五年十一月嚴階級法詔禁軍將校有帶遥郡者許以客禮相見自餘廂都指揮使一階一級全歸伏事

之儀

五閏之亂大帥宿將擁兵跋扈而天子之廢置如奕棊此國擅於將也偏裨卒伍徒手奮呼而將帥之去留如傳舍此將擅於兵也然國擅於將人皆知之將擅於兵則不知也節度因為士卒所立而五代人主興廢皆郡卒為之推戴一出而天下俯首聽命不敢較太祖既收節度兵權於是又嚴階級使士知有校校知有帥帥知有朝廷矣太祖制兵有階級

遣使賑貸　　君德　仁政

建隆元年正月遣使諸諸州賑貸

上以甲辰即位而乙卯遂遣使賑貸豈得天下之初欲以是要譽於人哉惟天惠民惟辟奉天當時之民苦於干戈苦於賦歛苦於刑役為人父母見子弟之飢寒則褰裳濡足以救之此武王下車未幾而散財發粟之心也

蠲租省刑

二月寬商征自唐末藩鎮擅利其後諸國分據故征筭尤繁是年詔所在毋得苛留旅人非有常算之弊勿搜其篋

二年二月遣使監輸民租時符彦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上更賜公粟以媿之

建隆三年三月定大辟詳覆法初令諸州奏大辟案委刑部詳覆又令諸州録事參軍與司法掾同斷獄上嘗讀堯典嘆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

綱之客耶吏見御史門執法

寛征稅其意將以利商旅耳亦所以革方鎮擅利之弊定刑辟其意將以輕刑耳亦所以革方鎮專殺之弊遣使監輸民租其意將以利農民耳亦所以革方鎮擅賦之弊此兵權所以能收於杯酒之間歟故自商征之寛而後世不敢妄增一額自詳刑之審而後世不敢妄戮一人自民租之輕而後世不敢妄加一賦以至仁之一脉而壽吾國之元氣此其所以培我

宋億萬載之業者葢有在也

勸農桑　恤刑獄

建隆三年正月詔長吏勸農桑

自後歲首申勸農之詔始此

開寳二年五月命諸州恤刑以暑氣方盛詔諸州獄吏洒埽洗滌貧者給食而疾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

自後仲夏申恤刑之詔如此

賑飢民　視旱田

建隆三年正月賑淮南饑初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

飢民多死郡儲尚多可貸之

是年四月遣使按河北旱田七月復詔遣朝臣出使還

日具民間利病以聞

乾德二年詔長吏視旱田即蠲其租勿俟報

建業之世文法未詳君子得以措手於法之外以任

事而小人有所懼而未敢以為奸承平日久文法益

密小人求工於法之外以生奸而賢者拘於法而不

獲逞國初遣使吳越者得以言淮南之飢又詔朝臣出使者得以具民間之利病有旱𪎘租則勿俟報君子不為繩尺所拘束而小人之獻羨餘者則復禁之所以有愛民之實也乾德四年張全藻所言羨餘行賞上曰此非掊尅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詔禁獻羨餘自後為長吏者水旱不敢聞亦不以實聞有發廩以賑貸者則曰是沽名也或不待請而發者則曰是專權也君子安得盡心哉然小人之誤國者增羨入之數收倍出之賦朝廷亦不問也豈敢於

害民而不敢於愛民耶

寬征稅

開寶三年四月除河北鹽禁任商旅貿易收其征

十一月減冶金舊額

開寶四年四月詔除嶺南苛政弛酒麴蘗禁榷鹽許官賣以佐州縣之費

七月減廣南州耗米右補闕梁周翰上疏請寬民力其略曰西蜀淮南荆潭桂廣之地皆已為王土陛下誠能

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德澤均而民力寛矣上嘉其言

國初京師兵不過十萬歳試進士纔舉數十人士習未盛官簿至寡仙源本支未甚蕃衍内外官職率未詳備内郡庭墻自有定員省部胥吏俱未溢額無冗兵冗官冗吏之費加以太祖崇朴以先天下身衣澣衣殿設葦簾平廣南而㷂媚川都平西蜀而碎玉裝溺器見抑奢崇儉門注其儉如此所以不惟可減常賦以寛

農民亦可除末禁以寛商賈也

度民田　作户籍

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度民田上曰遣使度田盖欲勤恤下民而民弊愈甚今當精擇其人後坐括田失寔者多免官

乾德元年十月作版籍户帖户鈔

孟子所謂經界與後人所謂經界異孟子以井地不均穀祿不平而行經界後世以民産不均税田不登

而正經界也盖民産不均則業歸大家而産留下户税錢不登則官失其利而必多取於民國初經界之法未行則度田之使不可以不遣版籍户帖户鈔不可以不作也然上之遣使則曰勤恤民隱豈若建武檢按墾田多有煩擾者哉

定役法

建隆二年五月詔令佐檢察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相糾察此嚴差役法也

陳平甫曰差役古法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
正户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税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
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
至押録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㨂掐虞候等
人各以鄉户等第定差熙寧四年始議使民出錢官
為僱役謂之免役錢六年又行保甲法置保正副大
小保長察盜七年輸保丁充甲頭催税罷募户長壯
丁八年罷耆長令保正保長管幹別立庸直催承帖

入隸其下元豐八年有言者壯之役則歸於催稅甲頭是使民出錢免役而復使執役也後有旨罷紹聖元年復催役法二年以大保長催稅罷差保頭以舊者長錢支保正戶長錢支保長壯丁錢支承帖人靖國元年拘收大保長催錢紹興二年拘收耆戶長催錢十二年拘收壯丁催錢蓋自保正長承帖人催錢並起發而充役如故民力於是困矣此其大畧也而其患皆起於以保甲代役戶寛狹不均重爲民病

濬河渠　通漕運

建隆元年正月濬蔡渠通淮右之漕命陳詔督之二月濬五丈渠通東北之漕亦陳詔督之上曰河渠之役非獲已煩民奉己之事朕不爲也後改蔡渠爲惠民河五丈渠爲廣濟河

汴與洛俱河南地也國家不都洛而都汴者以四方輻湊漕運之法遠近俱便故也東南之粟自汴河入陝西之粟自黄河入陳蔡之粟自惠民河入京師之粟自廣濟河入論四河之所入則東南爲多此太祖

所以有不出百年東南民力殫矣之憂而欲都西京恐漕運煩民力

都汴京

建隆元年上初幸西京愛其山川形勢宫闕壯麗有留居之意上生於洛陽樂其風土意欲居之晉王及羣臣晉王即太宗力爭上曰遷洛陽未已當遷長安又曰吾將西遷者無他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耳因謂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國初所以不都關中而都汴者以靈武燕冀之地未復也然洛與汴皆河南之土洛之險猶可恃而汴則無險可畏也欲為四方有事之備則當都洛陽高城深池堅甲重兵以杜諸夏不虞之備伐北虜深入之謀若已都汴則不得不以守四夷為說此太祖所以有都西京之議也然都汴固不得已都西京亦不得已也使太祖收靈夏復燕薊則必都長安矣

乾德三年三月置封樁庫國初貢賦入左藏庫及取荆湖西蜀儲積充羨上曰軍旅飢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而厚斂於民乃别爲内庫以貯歲終用度之餘皆入焉太宗時改封樁庫爲景福内庫别置内藏庫

太祖之置内庫即周之内庫漢之少府東漢之别監有唐之大盈也然内府總於太宰屬於外朝其意出於公自東漢至唐率以閹人主之始專爲私用矣太祖語左右曰軍旅飢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

於民我太祖之意為民慮也又嘗語近臣曰朕聞八州之民久陷夷狄俟蓄滿五百萬緡以贖山後諸郡我太祖之意為國慮也則内帑之立公耶私耶置内庫欲民與國俱利

制禮樂

乾德四年十二月初用雅樂上以雅樂登歌命太常寺和峴討論請以司天臺景表石尺為準取王朴所定尺校之短於古尺四分上乃依古法别造新尺使工人校

其藝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遂别造十二律管以取聲音始和暢至是用之

開寶六年四月行開寶通禮初中丞劉温叟等上開寶通禮二百卷至是盧多遜上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詔付有司施行於鄉貢開元禮為開寶通禮並以新書試問

以漢興至百年猶未遑禮樂之事太祖當天下未一之時首明禮樂其知所急矣然禮樂廢缺已久禮猶

可以書傳聲亡則樂亡故其傳尤難於禮也以尺較律則尺有長短以黍較律則黍有大小以聲與氣較律則聲氣猶有可求和峴所定惟尺與黍而已安得不啟後日紛紛之議哉

限度僧

開寶六年四月限度僧法諸州僧帳及百人者每歲許度一人

熙寧以前有度僧而無鬻僧熙寧以後有鬻僧而無

度僧度僧則無所利而為之鬻僧則有所利而為之也國初度僧為有限而後日鬻僧無所限徒以助一時費用之急而啟游民之害肆異端之禍惜哉

弭天變　河決　霖雨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濮陽未幾又決朝城決陽武汴水亦決谷熟大霖雨出宫人六月塞決河命曹翰董其役上謂翰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灾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

河決特水塞其道耳太祖乃以為天灾而歸諸已至王安石有曰河決以壞民廬而天不恤任理而無情也陛下當為天之所為此教人主以不畏天也故陳瑩中曰人主晏然不以為慮然後大臣得以如意而有為其誅安石之心歟

女真貢馬

建隆二年八月女真貢馬

乾德元年八月女真來貢蠲登州沙門島居民租稅令

專治舟船渡所貢馬

女真去京師幾千里而貢馬中國之盛衰夷狄未嘗不知之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釋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於沙門島度海一路然建隆之貢馬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宣和之遣使是中國求通於夷狄也安得不啟中原之禍

契丹和戰

開寶四年十一月契丹寇定州六萬騎入寇上命田欽

祚曰彼衆我寡但背城陣以待之虜圍遂城欽祚度城中粮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至保塞軍中不遺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捷至上喜謂左右曰虜數犯邊我以二十匹絹易一胡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自是益修邊備

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來聘七月初通使契丹

和非中國得已之事也然和出於彼則和可堅和出於我則和易敗太祖當南征北伐之始而契丹復與

太原相援見太原門太宗乎以漢高帝處此必有平城之憂唐太祖處此必有借助之舉惟太祖專任邊將來則拒之去則禦之且未嘗遣一騎以出境亦未嘗命一使以通和必待其邊臣貽書而後命邊臣以答之必待其來聘有禮而後遣通和之使以報之其殆中國之體矣景德之和所以久而宣和之和所以敗者以景德之和在彼而宣和之和在我也和在彼則中國強和在我則夷狄強

平盜賊

開寶五年八月廣南獠賊反遣内臣李神祐督戰平之嶺南初下所在盜起負海為亂尹崇琦擊之上遣神祐督戰未幾盡平其黨

内臣督戰始此

宦官督戰此唐末五代之敝政而太祖未暇革也然但使之督戰未使之將兵也淳化五年西蜀盜起命王繼恩平賊則使之將兵矣然雖有功而不得為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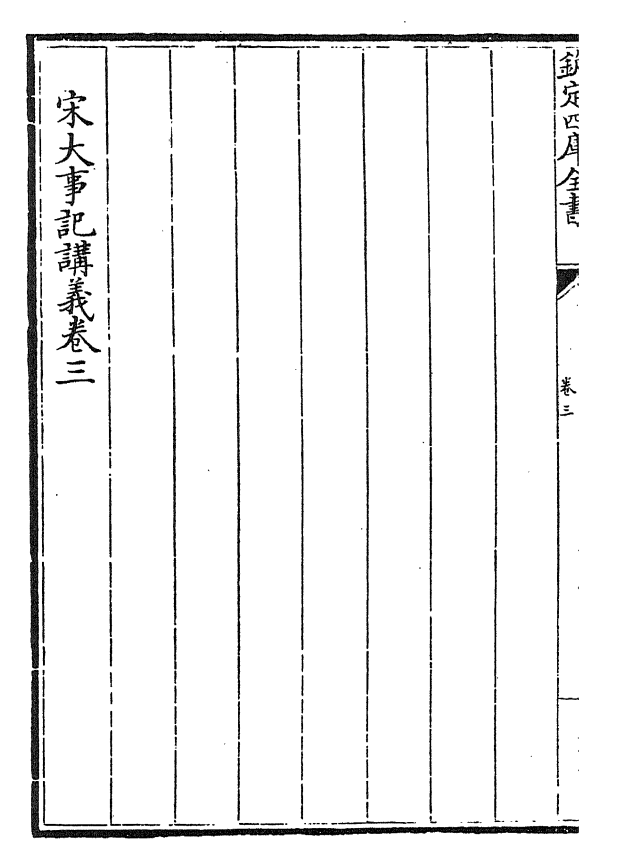
徽使也繼恩有平蜀功中書擬為宣徽使太宗曰朕不欲以宦官預政事宣徽執政之漸也至李憲童貫則預政矣嗚呼一星之火至於燎原一簣之水至於滔天可不謹哉可不戒哉李憲童貫神宗徽宗朝

傳位

建隆二年六月皇太后杜氏崩后疾革令上傳位晉王太祖弟太宗曰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因命趙普於榻前為誓書藏之金匱

以皇太后而知社稷之至計蓋有聖母必有聖子也

高曹向孟之賢始此



宋大事記講義卷三

宋大事記講義卷四

宋　呂中　撰

太宗皇帝

太平興國八年雍熙四年端拱二年淳化五年至道二年

即帝位

開寶九年十月即皇帝位以薛居正沈義倫為左右僕

射盧多遜中書侍郎並平章事李漢超郭進加觀察使

轉運使

開寶九年十一月令轉運以三科察舉分上中下三科歲終以聞政績尤異為上

轉運置於乾德本以總利權耳而兼糾察官吏自此始厥後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點刑獄皆所以糾察官吏此漢部刺史職也漢部刺史十三州以六條問事其五條皆及二千石考其秩則六百石耳秩卑則

其人自奮權重則其志得行至於綏和更之為牧成帝秩二千石其法隳矣本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為之雖宰臣侍從為帥亦許彈劾此我宋三百餘年無藩鎮之患者蓋以此也

信矣監司之職其一道守令之觀望歟故監司志於舉廉則買犢還珠郡有賢太守矣循雉鳴琴邑有賢令尹矣監司志於律貪則望風解印自甘遁迹者矣故人私恩難庇二天者矣此我太宗特重轉運以察

官吏者所以不輕於用人也

三司使

開寶九年十二月置三司副使以賈琰為之

三司置副使始此

太平興國八年三月分三司各置使上曰三司奏事紛紜異同迭執已見朕每以理開諭端拱初欲置判官十二員羅處約言三司非古制唐自兵寇相仍以賦調筦榷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今則倉部金部

安能知帑藏之虛盈司田司川孰能知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習成常今宜復舊制若三司之中更置僚屬則愈失本原矣

淳化二年七月令三司均節財用上謂李惟清曰夫貨財所以濟用度取之不以其道違恵養斯民之意豈能名和氣乎其務裁節毋致厚斂

淳化四年五月併三司置一司命魏羽領之詔罷鹽鐵度支戸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推官三員

從馬應昌之議

淳化四年十月三司置二使分領左右計

閏月又置三司總計使同年四命陳恕領之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每事三使通議之恕以為官司各建政令互出非便上不聽踰年仍復舊制　初梁蔣知吉州上賞其强幹記其名於御屏至是用其為右計判官

淳化五年十二月三司復各置使命陳恕等領之上嘗

題於柱曰真鹽鐵陳恕出入三司首尾十八年言稱職者以恕為首

至道元年十月併三司勾院為一上嘗召三司孔目官李溥等二十七人問以錢穀之務溥等條上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參校其四十四事可行遂著於籍

國朝以宰相掌民樞密掌兵三司掌財目為計相其權至重正使位亞執政恩數與叅樞同副使位亞待制廪禄與卿監同自唐及五代冑按隸之夏官磨勘

衙司隸之秋官修造河渠隸之冬官而地官不得與馬國朝悉屬之三司職任既專利權不分矣然我太祖之時既分三司各置使矣又併三司為一使又置三司總計使以陳恕為之分則出納移用政令互出動相違戾合則錢糧繁劇非一人所能總然使三司得如陳晉公之通曉則合而為一可也否則不如分之可以互相稽考也抑財利之職必專其權久其任而後可司馬温公嘗論先朝陳恕在三司十餘年至

今稱能治賦者以恕為首豈恕之才獨異於人哉蓋得久於其職故也陳公恕十八年在三司權專任久

宰相

太平興國七年貶盧多遜以趙普為司徒復入相多遜毀普無立上意上發金匱遂悟尋復之　十一月郊天地於圜丘大赦有上書引諸葛不赦事上竟從普言自後郊赦不書七年貶盧多遜崖州

自趙普復相多遜益不自安會普得多遜與廷美交通

事秦王上怒以問倫遂罷倫多遜包藏逆節倫與同列不能覺知責授工部尚書

多遜相則趙普出趙普入則多遜貶大臣相傾之風已芽蘖於此然盧邪而趙正當時邪猶未足以勝正耳

太平興國八年十月趙普罷　置都進奏院

十二月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上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罰當否當其功罪無不治或以為喜怒之具即無不亂

太宗論賞罰責當在二相觀田錫上疏嘗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

宰相非賢當擇而任之何以置之為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雍熙元年火災求直言知睦州田錫上疏此雖當時憂治世危明主之言亦萬世任相之法也西漢之初相權重則一君之身任相者不過一二人武帝以後相權輕則四十餘年之間易相凡十有三矣

端拱元年二月李昉罷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平章事普舊德元老蒙正晚出驟進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普又嘗稱吕端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挫折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普真賢相

趙普之再入相也與乾德之初入相不同太祖時蓋太祖時規模廣大故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於事太宗規模繁密故普不免遠嫌疑存形迹而救過之不暇然以年老重望而推蒙正之晚輩吕端之台輔器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此所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歟吕端乃餘慶之弟淳化四年參政至道元年平章

淳化二年正月趙普罷

淳化二年九月吕蒙正罷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

淳化三年七月趙普薨普以吏道聞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每朝有大議則闔户自啟一篋書閲之乃論語二十篇耳未嘗為子弟求恩澤

趙中令欲決大事則讀論語至終日李文靖亦曰為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可終日行之李沆嘗讀

論語或問曰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二句尚未能行

聖人之言其有益於人也如此一論語也張禹以之而誤成帝何晏以之而禍西晉書惟在人善用耳

淳化四年六月張齊賢罷

制詞云力不逮心名浮於實

四年十月李昉罷以吕蒙正為平章事

上嘗曰昉本以文章進及用作相知才微任重但憂愧而已

淳化五年十一月令宰相以下薦士　上嘗諭中書可

使朔方者蒙正以名聞上不許他日又問凡三問不易

上怒擲其奏旣而卒用其人果大稱旨

古之君子有志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爲急故

必旁洛博採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劇煩治劇用之於

有事之日呂文穆之薦人可使朔方所以三問而三

不易者蓋其夾袋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

何人才隨即疏之故朝廷求賢取之囊中而已此謂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之意呂蒙正嘗置冊子夾袋中疏四

方人才時謂朝廷求賢取之囊中

至道元年四月吕蒙正罷以吕端平章事時寇準叅政端初與準同列及先居相位慮準不平乃請宰執分每日押班知印

國初置參政所以貳宰相也然其初不使之押班知印者所以正中書之權其後復令同知印押班者所以防中書之專然為宰相者必如吕端之待寇準為參政者必如王文正之在政府每事同列必至第咨

稟而後行則有同舟共濟之義推車叶力之風若荆公為參政則置中書條例以奪宰相之權為宰相則置中書檢正以奪參政之職何往而不為私哉宰相當與執政同心

至道二年七月寇準罷　閏月詔宰相獨押班知印

臺諫

太平興國六年解田錫言職出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時盧多遜專政羣臣章表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諫官上表章

必令閤門吏依式書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請免書狀遜不悅出之

國朝敢言之風自田錫始大臣遏絶人言自多遜始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之語自後安石蔡確章子厚之徒皆祖盧多遜之遺

經筵　臺諫

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置侍讀官上聽政之暇日閱經史患顧問闕人是歲始用著作佐郎吕文仲為侍讀

端拱元年二月置司諫正言改左右補闕拾遺為之上以時多循默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欲使舉職也

人謂經筵有定員則人主講學之時疏矣司諫有常職則人主求言之意狹矣豈知祖宗之世蓋無一時而不可學無一人而不可諫也當時田錫且曰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不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陛記言動御史不彈奏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名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朝廷闕西苑廣御池而尚

書無廳事郎官無本局九寺三監狹室蕭然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此當時官職之可正者尚多而太宗獨先置經筵臺諫之官其知本矣興國元年田錫為諫官上嘉其言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令宜少晦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况天植其性豈以一賞而奪耶

經筵　史館　講學　正心

太平興國三年二月置崇文院更置三院賜名崇文院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南廊為集賢書東廊為昭文書西廊四庫分經史子集為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凡八

百卷

淳化二年李至為秘書監進新校御書百八十卷

端拱元年八月幸國子監命博士李覺講泰卦上從容謂之曰人君勿使嗜好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焉朕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讀書正心以遠近習小人

淳化三年幸秘閣命將臣觀書

淳化五年幸國子監命孫奭講說命三篇意欲切礪輔

臣因嘆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

太平興國八年置侍讀官上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嘗禁中讀書自巳至申

淳化二年上曰國家若無内患必有外憂無外憂必有内患外憂不過邊事此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深可懼焉帝王當合用心如此 正心以防奸佞

觀我太宗之學不當觀於幸國子監幸秘閣之時當

觀於在禁中讀書之時蓋人主親儒臣之時少親宦官女子之時多一齊衆楚一暴十寒則學之功輟矣此太宗於禁中讀書自巳至申所以可為後嗣法歟

翰苑

淳化二年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時范杲獻玉堂記請修其職上惡其躁競出之執政薦張洎上謂洎德行不及士安上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賜蘇易簡曰此永為

翰林美事

上重内外制之任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人言朝廷命一制誥六姻相賀以為一佛出世郭贄之時望雖命掌制誥終不入翰林

淳化二年以和㠓知制誥其後欲名㠓為翰林學士而謂左右曰㠓眸子眊然胸中必不正不可以居近侍也

四年五月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上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嘗恨不得為之嘗命若水撰賜趙保忠誥李繼捧賜姓名有不斬繼遷存狡兎之三

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之語上大喜及繼遷納款又命草賜繼遷詔曰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上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若水家因寶藏之

翰苑之臣一文章之士為之足矣然范杲以躁競不與張洎以乏德行不與郭贄以乏時望不與蓋翰苑乃儲才之地豈可輕授哉異時楊億不草冊后之制劉均不草相謂之制則我朝涵養培植之功亦多矣

給事

淳化四年八月命官專掌通進銀臺二司尋以給事中封駁隸之命向敏中張詠知二司公事時部署張永德笞小校至死按其罪詠封還詔曰不可以小校辱主帥自張詠封還詔書而後之為給事中者始敢於封駁自田錫奏事鯁直而後之任言責者始敢於盡言諫官振職自孫奭始三司振職自陳恕始人才雖盛於景德慶歷之時而實胚胎於今日耳百官振職始於太宗

時政記　起居注

太平興國六年八月令中書樞密院録主語（時政記）李昉請先奏御覽端拱二年令樞密院録主語時政記奏御始此

淳化五年四月置起居院編修左右史之職為起居注梁周翰請以所撰先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奏御始此

修時政記則可李昉欲以奏御則不可修起居注則可梁周翰欲以進御則不可（論時政記起居注不可使人主目覩）

考課

淳化二年命近臣兼差院及流内銓

淳化三年冬置磨勘院

淳化四年春改磨勘院為審官考課院京朝官屬審官

幙職州縣官屬考課

唐虞考課之法先自九官十二牧成周會計之法上

自公卿下至比閭小吏是無大小内外之官皆用考

課法也

我朝上自京朝官下至幙職官皆有考課法今世之法詳於外而不詳於内行於小吏而不行於逹官徒為文具亦不過財賦之辦與否耳何嘗課守令以惠養課監司以刺舉哉今日考課畧於大臣

任子

至道二年定任子世官制先是五品以上子孫每覃慶皆授攝官未幾即補正員上以其太濫詔同學究出身

用人以世唐虞三代法也非以豪異俊秀之才俱出

於公卿大夫之族蓋以仁義道德之教素行於聖賢明哲之家自漢以下公卿之家法既不如古而朝廷課教國子之意一切廢棄此任子之法所以弊而我太祖太宗與范當諸人所以裁抑而不恤也

官吏

太平興國三年六月嚴贓吏法去歲永豐倉吏八人坐受賄為奸伏誅是歲中書令史李如古坐受賕出人罪杖殺至是又詔贓吏配者遇赦勿敘用

端拱初少府監言配役人郭冕等皆任京朝官會赦當敘用上曰贓吏不可復齒仕籍止令釋之

淳化元年蓬州司法鄭侶坐受賕故入伏誅

淳化二年知晉州祖吉坐贓杖殺

國初贓吏有置極刑者今以贓敗者惟罷而已國初贓吏有不復齒仕籍者今則有赦原之而已民之瘡疾未瘳而吏之罪惡已滌吏何憚而不貪耶贓吏不可赦

太子侍講

太平興國五年九月置皇子侍講楊可法為之
太平興國八年置諮講翊善侍講官於諸王及王子府以王遹姚坦邢昺等十人為之益王甞作假山既成召僚共觀坦曰但見血山王驚問曰坦見州縣督稅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上亦為假山未成聞其言命毀之
端拱元年皇子元禧封許王上手詔戒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厲精聽言納諫每著一衣則憫蠶婦每餐一食則

念耕夫至於聽納之間勿先恣其喜怒

侍讀官猶朝廷之侍讀也侍講官猶朝廷之侍講也諮講翊善猶朝廷之侍制侯對官也然必以姚坦邢昺為之亦可謂得教導之人矣蓋有其官而非其人則師傅具員承弼具數左右前後皆非正人王誰與為善哉今血山之喻不唯使益王驚悶雖天子亦為之輟役則國朝侍讀之職不虛設矣

立太子

淳化五年以襄王元侃爲開封尹封壽王用寇準之言也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曰陛下誠爲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宫不可也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上俛首久之屏左右曰壽王可乎對曰知子莫如父聖意既以爲可願决定

至道元年立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楊徽之畢士安兼左右庶子喬惟嶽楊礪兼左右諭德夏侯嶠兼中舍李至李沆兼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

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也準之一言真萬世法不徒見於景德澶淵之一役也

祥瑞

端拱元年正月親耕耤田上作書賜近臣曰國之上瑞惟豐年耳累歲登稔人無疾疫朕求治雖切而德化未洽天貺至是能無愳乎

雍熙元年十月嵐州獻一角獸徐鉉等以為祥上曰珍禽竒獸奚益於事方内人寧風俗淳厚此乃為上瑞耳
十一月丁卯郊奉宣祖配改元上嘗語宰相曰今歲大稔民無疾疫當與卿力行好事以答天意耳
黄魯直瑞芝亭記云使民田畆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民伏臘有雞豚則不必麟鳳在郊藪縣吏不䑛文則不必虎渡河里胥不追撓則不必蝗出境

災異

淳化二年二月詔以旱蝗欲自焚明日雨

端拱二年夏旱錄繫囚遣使分路决獄是夕雨

端拱二年七月彗出東井凡三十日趙普奏言司天妄

以為妖星合滅契丹俱是謟諛所宜審聽

以妖星合滅契丹此司天之諛也普力言之得大臣

格君之道矣王安石最不信洪範災異之説乃推彗

星於交趾賢如趙普詐如安石其議論邪正何啻天

淵之逺哉

宋大事記講義卷四